

当代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性

魏啸飞

摘要: 犹太人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屠杀之后本应当具有非凡的凝聚力, 把以色列作为魂牵梦绕的家乡。然而, 当代美国犹太人的状况却似乎构成一个悖论, 在美国这个宣传宗教自由的国度, 他们不大愿意继续其犹太教信仰, 而且与以色列的联系愈来愈疏远, 他们的犹太性正面临巨大的考验。令人吃惊的是, 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于犹太人的自我放弃, 而非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势力。

关键词: 美国社会; 犹太人; 犹太性; 社团

一、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发展机会

1776年, 英属北美殖民地各州宣布独立, 《独立宣言》中声明,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宣言虽然在思想上没有任何独创性, 但却强调了一点, 那就是, 追求幸福和自由应当作为由政府保障的基本权利。美国这一立国大纲决定了美国社会在包括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等诸方面的开放性。除了黑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无法改变的肤色而曾受到种族歧视外, 其他人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亚洲人、拉丁人、非洲人等, 都可以在美国社会的大熔炉里享受程度较高的自由和尊重。

欧洲和拉美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英国国教、天主教、路德教和东正教等宗教教会的统治之下。相比之下,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洗礼教、卫斯理教及其他数百个小型新教各派的成员。欧洲和拉美教会一直与国家相联系并且有着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而新教各派是反对教会专制的产物, 所以一直与国家政治没有亲密的联系。新教各派是一些自发机构, 大多属于聚会性质而且没有等级制度, 他们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反对政府和教会对个人信仰的干涉。新教各派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国社会的民主气氛。虽然他们鼓励人们参加他们组织的宗教活动, 但并不强迫别人信仰任何宗教信条。随着这些活动的扩大和展开, 宗教团体在市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些协调性机构。

希望能得到平等的经济机遇是大多数欧洲人愿意移民美国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在 19 世纪欧洲劳动力市场过剩的时候, 经济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社会重视人才的最基本标准。截止 1790 年, 美国已经形成 5 个重要族裔团体, 包括英国人、爱尔兰人、荷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另外, 美国还有其他 10 多个小型族裔团体。¹ 事实上, 在当时世界各国中, 美国是外籍移民最容易获得所在国国籍的国家之一, 成为美国国民并非取决于出生地或血缘关系。

犹太人也是如此。在欧洲大陆, 犹太人为了逃避种族压迫和宗教迫害曾经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犹太身份; 但在美国, 大多数犹太人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一方面因为美国社会的那种开放性容许他们保留民族信仰,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犹太身份可以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美国社会民主自由的气氛为美国犹太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机会, 使他们不至于为其犹太身份所累。20 世纪初期的美国犹太作家玛丽·安廷这样描述她的父亲刚到达美国时的情形: “新世界所宣传的自由对父亲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远远超过在此处随意居住、旅游和工作这些条件的魅力。这种自由意味着他可以自由表达思想, 可以自由丢弃迷信的枷锁, 可以不受政治和宗教强权统治而自由地信仰。他到美国时还只是个年轻人——三十二岁; 他以前的生活多半为他人所操纵, 现在他非常渴望享受从未品尝过的作为自由人的快乐。”²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在他的《论美

*作者简介: 魏啸飞,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240)。

¹ US Census Report, Washington D. 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790

² Mary Antin, *The Promised La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2, p. 60

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美国人倾向于“摆脱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清规、阶级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的偏见”。¹这一特点在美国社会表现为较强的开放性和平等观念。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黑人运动以及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美国社会的这种开放性表现得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参加教堂礼拜，并接受圣经上有关天堂与地狱的理论。这一开放性，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事件所引起的对犹太人的关注和同情，使得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较为宽松。然而，这种开放性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使犹太人享受美国社会的自由空气，保持其民族差异；另一方面，它又鼓励犹太人疏离犹太教甚至疏离犹太社团而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二、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融入

与旧大陆相比，美国人对犹太移民所从事的商业表现出更多的尊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描述了商业能力和生意技巧的重要性，并对人们通过商业取得的经济成就进行了肯定。他对他的儿子威廉说，“我不想让你去做一个被称为绅士的平庸者。我想让你经营一点生意，在谨慎和勤奋中过一种节制而合理的生活。”²富兰克林所称道的“谨慎和勤奋”等美国价值观实际上与犹太人的价值观相应相合，正如另一位美国早期政治家乔治·梅森所说，犹太人“不仅拥有丰富的商业贸易知识，而且非常勤劳，果敢，正直。”³19世纪初，当富兰克林的作品被译成意第绪语时，波兰和沙俄的犹太青年在结束了他们日常的宗教功课课后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讨论富兰克林，那种激情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对犹太教经典《塔木德》⁴的热情。

犹太移民之所以受到美国人尊重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犹太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与美国文化，尤其是与新英格兰清教文化非常相近。罗伯特·帕克甚至曾建议说，美国学校完全可以直接讲授犹太历史和文化以便美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因为犹太移民就是典型的美国人。⁵德国社

会学家迈克尔·韦伯注意到，“清教徒常常能感觉到清教与犹太教的内在相似之处……犹太人在清教徒所在的国度备受欢迎，在美国尤其如此，他们一开始便受到欢迎，现在则更受礼遇。”⁶他在分析美国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认为清教徒应该被称为旧约中的犹太教徒，他们身上有一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价值。

犹太移民自称为“圣典子民”，是指他们传统上对圣经的阅读以及对拉比评注著作《塔木德》的学习。尽管他们学习的范围仅限于宗教经典，但这种日积月累的阅读和相应的讨论使犹太人保持着很高的文化程度。在启蒙主义时代，犹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向世俗学科，这其中的宗教影响自然不可小觑。1903年的《纽约晚报》这样描述纽约公共图书馆里的犹太人：“犹太青年对精神方面的食粮从来就没有餍足，那几乎是一种对知识的狂热，没有什么人像他们那样大量地阅读。”⁷截止1930年，犹太人已占纽约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内科医生占全市的53%，牙医占64%，律师占65%。他们无一不是通过职业教育而攀上美国社会阶梯的。⁸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前200名知识名人中占一半以上，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获诺贝尔奖者的美国人中占40%，在名牌大学的教授中占全美国的20%，在高级公职人员中占全美国的21%，在美国主要印刷传媒业的记者、编辑和行政人员中占26%，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中占40%。⁹这些数字有力地证明，犹太人在美国大熔炉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不过，犹太人一向非常谨慎，不愿意让其他民族的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为这容易激起反犹太主义情绪。

三、美国社会的宗教宽容 对犹太社团的影响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托马斯·杰斐逊和约

¹ [法]阿勒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18页。

²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Baar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³ George Mason 'Reminiscences of Newport', cited from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⁴ 犹太教的基本法典，旨在给犹太人提供宗教生活与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其中不仅包括民法、刑法、教法、规章条例、传统风俗、宗教礼仪、各种社会道德的讨论与辩论以及著名犹太学者的生平传略等，而且还包括神学、伦理学、医药、数学、历史、地理学、植物学和天文学等日常科学知识。

⁵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Baar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⁶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vol 1, pp. 622~623.

⁷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Baar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2.

⁸ Abram Leon Sachar *History of the Jews*, McGraw-Hill College, 1982, p. 341

⁹ Charles E. Silberman, *A Certain People 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5 p. 143

翰·亚当斯都认为犹太人与许多天主教信徒一样更加倾向于宗教理性而非宗教神性。他们希望犹太人最终都能变成没有教派的一神论者。而事实上,美国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实践已经非常倾向于清教模式。虽然他们像欧洲犹太人一样仍然采用聚会的方式,但却在竭力避免欧洲国家犹太社区的许多组织中所存在的等级制度。

欧洲犹太人为犹太社区所控制,社区组织包括全体犹太人,主要领袖为大拉比,其地位相当于天主教里的大主教。加拿大犹太人较之于美国犹太人也更加强调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稳定,他们组织起一个团体,即加拿大犹太人大会,与欧洲的犹太社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美国犹太人中则没有大拉比或非常正规的犹太团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纽约犹太人曾于1909年试图建立一个严格控制一切的犹太社区,但他们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其中的重要组织者之一犹太·玛格尼斯这样写道:“欧洲理念下那种统一而控制一切的犹太社区在美国土壤中无法扎根,因为它与美国社会、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中所存在的那种自由且自发的性质格格不入。”¹

在欧洲大陆,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反犹太主义的产生,这一点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尤为突出。法国伯爵克勒蒙·德·特纳同情犹太人,他曾在法国国会上发表演说,“对犹太个人可以给予一切权利;但对犹太民族什么也不给。”²他虽然愿意把自由许诺给犹太个人,却并没有肯定犹太人的犹太民族身份,其结果使这种自由与镜花水月无异。尽管这种态度表现了法国人希望文化大同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很容易诱发反犹太主义的产生。19世纪末期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法国反犹太主义的产物。

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社会这个大熔炉鼓励多元文化的共存。1790年,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给纽波特犹太人的讲话中说,“所有的人都享有良心自由和市民权利”。³他以后的3位总统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曾表示美国与欧洲不同,欧洲所流行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在美国不应该发生。杰斐逊还认为犹太人在美国的存在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并且成为美国自由的最好证

明。不过,尽管美国开国元勋对宗教宽容抱有极大的热情,犹太人在美国所享有的平等的宗教地位却来之不易。犹太人的地位在美国人的眼里一直与天主教徒相同。1787年参加制宪会议的13个州在州法律中大多仍然保留这样的规定:如果犹太人拒绝皈依基督教特别是清教,则不得担任公职或参与政治。犹太人在美国所遇到的来自宗教方面的障碍在某些州一直持续到19世纪。

为了反对宗教歧视和争取公民权利,美国犹太人常常援引美国开国元勋的言论以及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独立宣言。1845年,当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市要制定法令来加重对违犯基督教周日礼拜规定的犹太人的惩罚时,犹太人抗议说,这种针对犹太人的惩罚,是“美国革命的倒退,破坏了美国革命先驱所倡导的个人自由。”⁴在他们的抗议下,里士满法令被撤销,且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于1849年还豁免了因触犯该法令而受到惩罚的犹太人。这一豁免令后来逐渐得以在全美实施。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律对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施加压力,令他们调整工作计划,以便使犹太雇员可以自由地参加犹太教节日仪式。

四、犹太性在美国社会面临的威胁

尽管美国在许多方面对不同人种的存在都表现得非常豁达,但它也与其他国家一样,难以摆脱恐外症与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针对黑人、犹太人、其他少数民族、境外出生者及某些宗教团体。譬如20世纪初,德裔犹太人在美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他们却遭到那些经济富裕的、尤其是新近发迹的非犹太人的压制。这些非犹太人采用限制住宅区、旅游区、职业和大学等领域内犹太人数量的方法,企图把犹太人排除在富人之外,似乎他们必须把犹太人定义为非精英群体才能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5成立的三K党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发展到高峰,几至300万人以上。这一组织仇杀的目标为天主教徒、黑人、犹太人和美国其他少数民族。

这些排犹和反犹太主义历史和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犹太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犹太人

¹ Arthur A. Goren, *New York Jews and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The Kikukh Experiment 1908-192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p. 252.

² Cited from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Sydney Martin Lipset and Earl Ba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1-32.

³ 1895年法国军事学院犹太军官德雷福斯因为有出卖国家军事机密的嫌疑而被以叛国罪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役。虽然有明确证据证明其无罪,但反犹太主义倾向严重的法庭和法国陆军部仍维持原判。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利孟梭出任总理,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才被释放。

⁴ 'Washington's Reply to the Hebrew Congregation in Newport, Rhode Island',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no. 3, 1895, p. 91.

⁵ Naomi W. Cohen, *Encounter with Emancipation*,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84, p. 82.

因此强烈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他们一般倾向于同自己的同胞交往，愿意参加犹太会堂聚礼。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犹太人彼此间的情感纽带，以及他们对犹太教的亲近感。特别是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也随之上升。同时，在冷战阴霾的笼罩下，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情绪慢慢减弱。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国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美国人开始注意到，尽管三K党的余孽仍然存在，但美国犹太人之犹太性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不再是来自于美国社会的敌意，而是来自于另外两个因素，即犹太人对其犹太传统的自我放弃和美国犹太人口的负增长。

首先，由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美国犹太人逐渐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他们不再因为害怕孤独而把自己的社交范围局限在犹太人中间，许多犹太人承认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中有一些非犹太人。族外通婚对现代美国犹太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到20世纪90年代，犹太青年中约有一半以上与非犹太人结婚，而且这些非犹太婚姻伴侣皈依犹太教者也寥寥无几。许多犹太人在关于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知识和教育方面开始变得肤浅而薄弱，许多人，包括某些拉比，甚至都已经淡忘了一些重要的犹太传统。¹与此同时，参加传统犹太节日和犹太会堂聚礼的人数也越来越少。虽然仍有四分之三犹太人在庆祝犹太教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逾越节，但人们更为重视的是节日家宴的气氛，他们参加传统宗教仪式也主要出于怀念过去或纪念团聚的原因。

其次，犹太人的生育率也急剧下降。与20年前相比，现代美国45至46岁之间的犹太妇女生育率降低了20%，平均一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她们的生育率低于同时代所有美国白人妇女生育率的20%和正常人口新陈代谢率的10%。据人口统计资料显示，犹太人占全美国人口的比率在21世纪内将会降低到2%。²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会由于更多的犹太人移民美国而得到平衡，因为目前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接受难民和移民的国家。据美国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透露，仅从1967年至1980年，该组织就曾帮助十二万五千多个犹太人到美国定居，年平均一万余人。³然而，犹太人口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美国犹太人之犹太性的厚重，恰恰相反，大量犹太人移民美国这

一现象只能说明犹太人已经放弃了把正统犹太教的象征——以色列国——作为其定居和生活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数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犹太人将面对美国化的强大力量。在现代世界，对于犹太性而言，美国化的消解力量更甚于反犹主义。

全美犹太人研究会1990年的资料表明，随着美国犹太人犹太性的逐渐淡化，犹太群体的凝聚力正在一步步地减弱。事实上，在美国化趋势的影响下，许多美国犹太人现在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视为犹太群体的一员而非犹太教的一员。1988年《洛杉矶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代美国犹太人更强调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社会价值，而较少强调犹太教的宗教价值，更注重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等理念，而较少注重安息日、饮食禁忌、犹太教节日仪式等宗教传统。许多犹太长辈在家里只吃可食食品，对一些商店主违犯犹太安息日规定而开门营业的做法横加谴责，但当他们自己的晚辈成为犹太教禁食的虾类食物的饕餮之徒或者圣诞树上长筒靴之类小饰品的爱好者的时候，他们却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在美国犹太社团领袖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他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美国犹太人的存亡绝续，然而，他们的许多弥补措施的宗旨都是一个难以付诸实践的同义反复命题，即犹太人只有受到更多的犹太正统教育或者必须成为正统犹太教会堂成员，才能更具有犹太性。换言之，犹太人只有增加自己的犹太性才能具有犹太性。

五、小结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的宽容使犹太人在美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并不断融入美国的上流社会。而且，美国社会的宗教宽容也使犹太社团竭力避免欧洲国家犹太社区的许多组织中所存在的等级制度。然而，其犹太性正面临巨大的考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于犹太人的自我放弃，而非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势力，这主要表现在犹太人对其犹太传统的自我放弃和美国犹太人口的负增长两个方面。

(责任编辑 段丽波)

¹ 据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一些犹太团体的高层代表商谈事务时，其中一位拉比由于急于在一个名为M incha的犹太教传统仪式上为其母亲祈祷而坐立不安，但他却发现除了基辛格和另外三个拉比外，其他与会代表对此仪式一无所知。M incha 午祷，一日三祷中最简短的一次祈祷，为了纪念犹太先祖以撒，拉比时代被解释为是指傍晚用羊献祭圣殿的习俗。

² Silney Goldstein, *Profile of American Jewry: Insights from the 1990 Jewish Population Study*, New York: North American Jewish Data Bank Council of Jewish Federations, 1993, p. 121.

³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Baar,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6.